

60余年,211本摘录笔记,3.5万页,48册《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向我们展示了——

大师的另一重境界

——《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侧记

本报记者 张稚丹



饱蠹楼读书记

外文笔记中的涂鸦透露了钱先生的情趣

下地狱还是上天堂,无论哪里,只要你答应和我们在一起。没有你,天堂也无聊之极,有你在,地狱也不是地狱。这是《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中摘录的一首英语诗,本意是对好朋友倾诉的心里话,在我看来,更像钱先生对书的表白。

说起钱钟书,人们想到的是博闻强识、中西兼通、智慧诙谐等等,仅《管锥编》就引用了2000多种古籍的数千条书证。但如果你读过《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以及刚出版不久的48册《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就会知道,《围城》《管锥编》《七缀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等著述只显露了钱先生学问的冰山一角。

钱先生在人文科学方面的天才固然让人望尘莫及,但他长达60多年自得其乐、不求人知的阅读才是常人所不能及的境界,是他如此杰出的基石。

“书是一本本读出来的”

钱钟书到底读过多少本书?1.5万页中文笔记摘记了3000多种书籍,3.5万页外文笔记摘记了4000多种书籍。要知道,很多多卷本文集也只算“一种”,而且他读过、用过的很多书并没在笔记中,算起来“破万卷”是没有问题的。

在《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座谈会上,翻译家罗新璋说,他本世纪最佩服的两个大学者就是梁启超和钱钟书,都是看书最多的人。“我有一回问钱先生怎么能看这么多书,钱先生说,我就是一本一本本地看。”

自1936年与杨绛相约到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读书(他称这里为“饱蠹楼”,意即书虫饱餐之地),“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篋之无”,此后60多年间,仅外文笔记他就做了211册之多,建起了自己的“图书馆”。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说:钱先生真是天才,中文笔记、外文笔记加起来真的是个罕见的世界奇迹。他的笔记里充满了读书审美的愉悦,是一种智者的“游戏”。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说:我们读小说一般不做笔记,读完就读完了。读英国小说家的《十字路口的小说家》,钱先生竟做了39页笔记。他不光读了不起的名著,对反映某个国家文化的通俗作品也读得津津有味。他还一直在读《TLS》(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国际学术期刊里的书评,始终把握时代的潮流。钱先生相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精微的思想在此地会发生,在彼地也会发生,所以他总会发现文化之间、文学之间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可以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理解某一个现象。钱先生利用不同的学术资源互相映照,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大师。

法国文学翻译家郭宏安说:我是一个法国文学研究者,而钱先生并不以法国文学研究著称,但就法国

一杯浓烈的香茶,一本有趣的书,一场令人惊奇的电影……闲静的时光里,些许慵懒和无聊莫名向我袭来,我任其笼罩,感知不到生命的珍贵。但打开加拿大华人女作家何磊撰写的《战争纪事》(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时,我突然对生命、爱情、英雄有了另一种体验和感知。

在和平年代,生命可能因为平庸变成灰色;而在战争时代,生命因为易逝而必须自我救赎,因而变得更有张力——更容易彰显英雄色彩,更容易成为超越式的英雄。

何磊笔下的林慕彦就是这样的人物。他经历了两次战争,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怀抱理想以“知青”身份参加的缅北战争,另一次是他所饰演的电影主角石鹏飞所经历的中国远征军的抗日战争。前一次战争使他失去了最心爱的战友,痛苦得无法自拔,以至于后来他在“后一次战争中”饰演石鹏飞时依然无法释怀。生命的坚韧与脆弱在现实与虚拟的两次战争中,在林慕彦的身上得到了体现。

在我看来,林慕彦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童年的遭遇让他莫名卷入了一场如噩梦般的争斗,被迫参加了本来可以和他无关的一场战争;幸运的是,他负伤濒临死亡时遇到小仪而获救。命运弄人,数年后,当他在影视圈成名并享受着明星的快乐时,饰演电影《战争纪事》男1号重新勾起了那噩梦般的经历,以至于深陷虚拟战争。他再一次遇到了那个在真正战场上救过自己命的小仪,并收获了甜美的爱情。这种完美的结局让人感觉奇妙:莫不是爱情的缘分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林慕彦的命运以悲惨开始,却因为一个女人的出现彻底反转,让人唏嘘不已。

前不久,我看到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先生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大型组雕的一段创作感言:“(国内)一些年轻人的历史责任感出现淡化,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已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人文理想和生命价值实现的需求;民族与国家的意识在个人主义膨胀中也渐渐模糊。曾经有一份报道,一批‘明星’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边看着受害者的名字,边笑着喝矿泉水。这张照片登在《扬子晚报》,再看看图片文字说明,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一个民族的子孙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灾难、耻辱竟如此冷漠,这种行为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如果说吴为山以雕塑的方式凝固历史、铸造国魂,向人的内心发出呐喊的话,那么何磊的小说在向我们提示战争的残酷时,却展现出一位女性作家对战争中纯真情感的向往和赞美。在何磊看来,爱可以改变战争,可以抚慰那些在战争中受过创伤的人。作者用舒缓的文笔悄悄引我们思考,当我们沐浴在和平的阳光里,享受着闲静状态带来的那份生命的自得时,可曾想到,那看似普通的闲静曾经是那么的昂贵,昂贵得必须用鲜活的生命来交换?

文学知识而言,可以说凡是我所知道的他都知道,而他所知道的有所不知的。在外文笔记第一辑里居然出现了《大西岛》,这是1919年出版的法国通俗小说,我在1982年翻译出版前几乎没有人知道,可是1936年钱先生竟然就读过该书并且做了笔记。更令人惊叹的是,钱先生在笔记中所使用的外国文字达7种之多,且几乎包括社会科学所有领域。

“一生用于读书的时间远多于写作”

钱先生做读书笔记,并非边读边记,而是读过一两遍甚至三四遍之后才记。钱先生说:“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看书做笔记,在别人看来或许是苦事,但对钱钟书来说是愉快的反刍,帮助他加深理解、发散联想,同时留下日后方便检索的资料。

钱先生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有书赶紧读,读完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杨绛先生在《钱钟书手稿集》总序中写道:“钟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读书、做笔记,如同吃饭穿衣一样,是他们惯常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精神愉悦的源泉。

钱钟书曾有妙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

他的读书笔记是什么样子的?德国汉学家、《外文笔记》整理者莫芝宜佳和丈夫莫律祺在《钱钟书的<外文笔记>》中写道:“西方文学作家和作品是伴随我们长大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常常感到,摘记内容的选择如此新鲜、睿智,竟让我们刮目相看。”“这些笔记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反映出他对书籍的热情、惊人的语言知识、无法抑制的求知欲和对生活的兴趣:文学、



钱钟书、杨绛夫妇 (图片来源:百度空间)

《空船载月——在国学中参悟人生》(杨林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本融合儒、道、释精神的文化读本。它贯彻“经史兼修”的原则,以“悟道修心”为主线,以“空船载月”为意境,从国学原典中提取了40个思想单元,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解读这些思想。用作者的话说:“本书的写作动机,就是想穿透历史和现实的藩篱,探寻那一片更坚实的土地和更恬静的家园,来安顿我们的‘道’,安顿我们的‘心’。”

作者理解的“道”并非专属道家的那个道,而是打通儒、佛、道三家的那个“一以贯之”的道。如同中国人平常说“我知道”——“道”就在里面。作者认为,国学的精髓就是这个“道”。它说不清道不明,但它恰恰是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它很虚、很空灵,也正因为这一点,它才有胸怀来空纳万境,承载多元文化。所以作者为本书起名为“空船载月”,目的就在于呈现这种人生意境。

作者说:“今日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大道迷失’”。作为文化传统,西方人有“基督教文明”,日本人有“大和魂”,中国人有“道”;而现实是,西方的宗教文明还在,日本人的魂还在,中国人的道丢了。中国当下所有的社会乱象都与此有关。由于现代化是在西方发端和成熟的,中国搞现代化吸收西方文化当然没有错。但是西方文化最核心的

空船载月

陈超

东西你学不到,除非改变中国人的基因。你的文化可以杂七杂八,甚至可以在轰轰烈烈的表层“全盘西化”,而你的心灵还是东方的。

作者强调的“天道”,落地就是“良知”,就是“人心”。人心不能迷失,否则所有的麻烦都会跟着来。“天道良知”是中国人心里的一杆秤,虽然这杆秤无影无形,但它让中国人有“存在感”!作者主张重提“修身悟道”这个话题,一切从“心”开始,这样的国学教育才能接上今日中国之地气,才是真正的软实力。

我们今日置身于一个五彩斑斓的泡沫文化时代,人性碎裂,经济泡沫化,文化泡沫化,假定这并不是什么“趋势”,而是一种失控状态的话,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不需要一种理性的还原吗?不需要将泡沫还原为水,还原为深流,还原为安静的思考吗?从长远看,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思想底蕴,我们就无法掌控泡沫膨胀的世界,我们就看不到明天,甚至失去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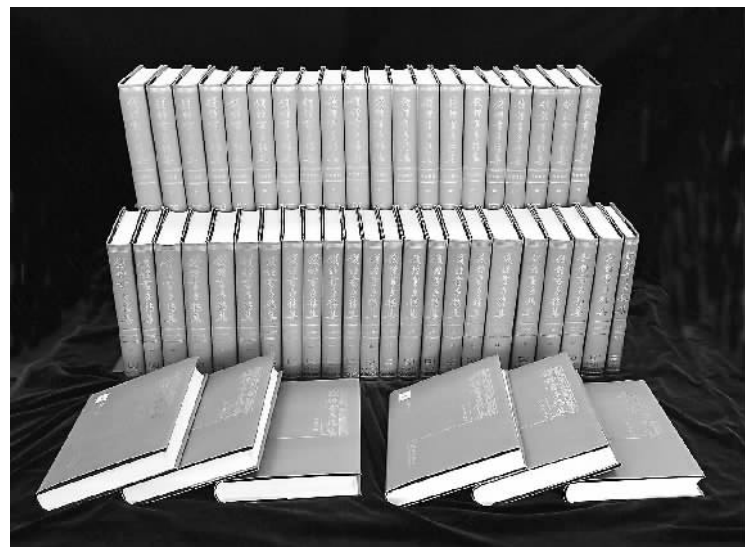
舆,原指车厢,后引申为车;绣绘日、月、星辰等“图案”的礼服常被称为“章服”,因为古文中将纹样也称为“文章”。这样,“舆服”一词实际上成了车乘、章服、冠履以及仪仗所用旌旗和车队装饰的总称。

中国是礼仪之邦。正史“二十四史”加《清史稿》即25部史书中,有10部设有专门章节《舆服志》。也就是说,有10个朝代的车旗服御制度是完整成熟的。《舆服志》不但记载着具有国家礼仪意义的车

一代舆服皆为制

旗与衣服形态及其带有明显文化意味或纯装饰性的花纹,而且还记载着这些形态与花纹如何与使用者的社会等级相对应,在何种礼仪或环境下使用。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华梅等所著《中国历代<舆服志>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将与服作为探讨中国传统政治、政治制度、服饰艺术和舟车制造技术的重要依据进行深入探讨。各代《舆服志》中贯穿着的治国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帮助我们以文化强国的形象立于世界之林。(王 鹤)



《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 朱绛摄

荒江野老屋,二三素心人

2000年,钱钟书夫人杨绛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将钱先生所有读书笔记汇编为《钱钟书手稿集》,陆续影印出版。2003年,《容安馆札记》(全三

册)出版。2011年,《中文笔记》(全二十册)出版。2015年底,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下,《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全部出齐,历经15年、涵盖72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也终成完璧。

立项之初,商务印书馆就聘用专人、购置专门设备对手稿仔细扫描,力求片纸无存、完整再现。钱先生留下的箭头、连线、小字批语及多如牛毛的铅笔痕迹因年代久远及多次辗转难以辨认,编校人员通过调整、修图,精确反映了钱先生阅读和思考的状态。他们还请来通晓多国语言的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和她的丈夫莫律祺,将原来随意排列的笔记编排为合理的顺序,增添前言、目录、索引等,眉目清楚,方便读者查阅和研究者阅读。

《外文笔记》体现了大师不趋时、不逐利,竭尽毕生精力读书、思考、做学问的学者人格,也反映了钱先生的学术思想萌芽及发展的轨迹,这是他留给后代的珍贵文化遗产。郭宏安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觉得做学问的常态是寂寞,我们不应满足于耐得住寂寞,而是始终保持在寂寞中做学问。现在荒江野老屋找不到了,更难找的恐怕是素心人。”

罗新璋说:“钱先生吞吐百家,综合创新,紧跟时代潮流,对我们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都是一大启迪。我们知道钱先生做学问的方法之道,就像知道怎么种田,但收获还是要靠自己的大量阅读和思考提炼。”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樊希安说:“外文笔记本身就是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理解,看到我国最优秀的学者如何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解读差异背后的渊源,而且为西方学者提供大量的研究课题,它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旅美笔记》(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是用来记录时光的。

2014年,作者刘三平在美国访学。因为暂时搁置了国内的工作、生活等各种琐事的牵绊,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地方,这种阻隔或者悬置,使她有了一种相对自由的心境,得以从容地观照在美国的生活。

在《自序》里,作者写道:“我不是要告诉你们,美国是这样的,而是要告诉你们,我曾经这样生活过。”她在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于美国生活的理解,都是基于个人的自主选择。刘三平是高校的数学教师,给学生讲授艺术理论、艺术史等课程,加上她偏爱中国古典诗词,在传统文化中浸淫已久,所以,她笔下的美国,屏蔽了我们想象中发达国家令人目眩的科技、喧闹的都市,较多地亲近自然和艺术,呈现出一派宁静、悠然的氛围。在她笔下,辽阿密的阳光、纽黑文的海、奥兰治的林间小路,浸染着中国文人的情思和体悟,饱含着浓浓的乡愁。

“在北美洲的最南端戴维斯特,蓝天、大海、阳光的陪伴下,一路驱车,向南行驶,寻找陆地的尽头,寻找海洋开始的地方……沿着这条河一直走下去,你大概可以稍微懂得地老天荒的人间意味。”“如果你是一个魏晋时期的名士,你一定不愿就此停下你的脚步。自然就这样静静地默不作声,水流,这个古老的路标和向导,就这样一直向前流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中国的艺术家惯用“俯仰自得”的精神来参悟宇宙,古代嵇康有“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有“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用心灵的眼睛看空间万象,用有限的生命体会无限的宇宙,借此唤起自身存在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这种体会与参悟,可以让人更好地理解生命的局限,释放生活中的压力与痛苦,增加生命的宽度和厚度,这也是自然对人的慰藉。

与自然亲近的热切渴望,在作者笔下奔涌,“我真想做一次真正浪漫的徒步远行,饿了吃一口干粮,渴了饮一口河水,经历一下自然界的日出日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来自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压力下,人对于真正反思的冲动。她说:“现代人的旅游不过是一种花拳绣腿的姿势吧,真正引人入胜的是自然那一份不事张扬的静谧,就如同这条一直流向西的河流,没有尽头。”“每一个现代人,每一个在写字楼和车轮子上生活的现代人,终其一生在追求什么呢?什么样的世间显赫可与这里的一寸风景或者这里的一缕来自河流上空的清冽之气相比?”想想也是,在世俗事务中困顿生存的我们,对周围不经意的美景常常视而不见,更何况,在清澈的河流、清冽的空气日益变得珍贵的今天,我们是不是需要反思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呢?

这本书看似谈的是日常生活,实际上涉及的是一种艺术化的思维方式。作者力求“知行合一”,在生活中践行着某种艺术观念。作者的文字风格平实、质朴,娓娓道来却富有神韵。如果用《诗品》来形容,恰如《自然》一品:“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薄言悟语,悠悠天钧。”

只为留下生活的记录

杨婧

用爱抚平战争伤痕

吴士新